

量词“集”的语义范畴化研究

——基于认知语言学视角

巫晓霞

湖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 恩施

收稿日期: 2026年5月8日; 录用日期: 2026年6月11日; 发布日期: 2026年6月23日

摘要

本文以认知语言学为理论框架, 系统研究了汉语量词“集”的语义范畴化过程。研究的核心论点是, “集”的语义源于其动词本义“群鸟栖木”, 这一具体场景构成了其原型意义, 具备“多成分”、“统一性”和“空间容器性”三大核心特征。论文详细阐述了“集”以该原型为中心, 通过隐喻和转喻两种核心认知机制, 呈放射状扩展出三条主要的语义路径: 1) 通过“时间如空间”的隐喻, 从物理空间容器(如书册)扩展至时间容器, 用于计量电视剧、节目等有界的时间单元。2) 通过“信息如物体”和“心智如容器”的双重隐喻, 从实体集合体扩展至抽象的信息数据集合体, 如“数据集”、“字符集”。3) 通过“形式代功能”的转喻, 进一步延伸至商业和文化领域, 用于指代具有整合、精选附加价值的包装单元, 如“优惠集”、“技能集锦”。研究最终认为, “集”的语义演变过程清晰地反映了人类从具体经验(物理空间、实体)来建构和理解抽象概念(时间、信息)的普遍认知模式。

关键词

集, 语义范畴化, 原型

A Study on the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of the Classifier “Ji”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Xiaoxia Wu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Received: May 8, 2026; accepted: June 11, 2026; published: June 23,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grounded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 its theoretical framework, systematically

文章引用: 巫晓霞. 量词“集”的语义范畴化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6): 655-662.

DOI: 10.12677/ml.2026.146568

investigates the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process of the Chinese classifier “ji” (集). The core argument of the study is that the meaning of “ji” originates from its original verbal sense “a flock of birds perching on branches”—this concrete scenario constitutes its prototypical meaning, embodying three central features: “multiple components”, “unity” and “spatial container quality”. The paper elaborates in detail how, with this prototype as the center, “ji” radially extends along three main semantic paths through two core cognitive mechanisms: metaphor and metonymy: 1) Through the metaphor “TIME AS SPACE”, it expands from physical space containers (such as books) to temporal containers, used to quantify bounded time units like TV series and programs. 2) Through the dual metaphors of “INFORMATION AS OBJECT” and “MIND AS CONTAINER”, it extends from physical entities to abstract information/data collections, such as “dataset” and “character set”. 3) Through the metonymy of “FORM STANDS FOR FUNCTION”, it further extends into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domains, referring to packaged units with integrated and curated added value, such as “promotion bundle” and “skill collection”.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 semantic evolution process of “ji” clearly reflects the universal cognitive pattern through which humans construct and understand abstract concepts (time, information) from concrete experiences (physical space, entities).

Keywords

Ji,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 Theory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汉语是量词型语言，我们会使用量词来量化名词。量词的语义演变往往承载着人类的认知逻辑与语言使用习惯[1]。从量词研究脉络来看，汉语量词研究的主流范式已逐步转向认知取向。认知语言学中的“范畴化”“隐喻”“意象图式”等核心理论，在解释汉语量词的语义演变及名量搭配机制方面展现出较强的适配性。惠红军(2024)认为，促使名量词从原词类范畴发生非范畴化并演变为量词的认知机制是转喻和隐喻[2]。守宗云(2008)曾系统梳理汉语量词的研究方法的三次变革，得出结论，汉语量词研究已全面进入以解释为导向的认知研究阶段[3]。两人均已将量词认知研究系统化并形成专著，分别出版了《汉语量词的认知类型学研究》与《汉语量词的认知研究》《集合量词的认知研究》。与此同时，学界也涌现出大量集合量词的个案研究成果：鲁六对量词“丛”和“簇”的语义考察、彭慧对“轮”的历史发展及认知机制研究、藺伟对量词“波”的功能演化路径与认知机制探讨等不胜枚举。这些研究成果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与研究范式。

然而，以往的个案研究大多聚焦于传统语境，对新媒体语境下量词语义更新与新兴用法的探讨相对有限。以量词“集”为例，其在新媒体语境下已形成“一集电视剧”“一集动漫”等新型表达，指称范围与使用场景均发生显著变化。基于此，本文聚焦于“集”这一个案的当代语义特征与认知机制展开阐释，旨在考察该量词如何从表示具体动作的动词，逐步发展为可计量多种抽象事物的量词。

2. “集”的历时语义演变

“集”作为兼具动词、名词、量词属性的多义词，其用法跨域特征显著，为语义范畴化研究提供了典型个案。

从历时角度看，“集”最早见于《说文解字》，“集”的本义是“群鸟栖止于树上”，其古形字为会

意字,《说文·彙部》载“彙,群鸟在木上也。从彙,从木。集,彙或省”。语义特征可以分析出来,包含[+主体](鸟类)、[+动作](聚集)、[+处所](树木)、[+集合性](多体共存)。

(1) “黄鸟于飞,集于灌木。”(《诗经·周南·葛覃》)

这里的“集”直接对应“群鸟落于树木”的本义,描绘了黄鸟飞翔后聚集在灌木上的场景。随着语义发展,“集”从“鸟的聚集”扩展到“人的聚集、事物的汇聚”。动词“集”的使用过程中,“多体聚集”的动作特征逐渐凸显,而“鸟类”“树木”等具体语义成分被弱化,形成抽象的“集合”概念。其核心语义特征[+集合性]被提取并独立,句法功能主要是做谓语。这一原型范畴成为“集”范畴化的起点,为其向名词和量词词类转化提供了认知基础。

(2) 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鸟乌。人皆集于苑,己独集于枯”(《国语·晋语二》)

(3) 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齐集有其一。(《孟子·梁惠王上》)

此后它的用法不断延伸,先后衍生出“文集”“诗集”这类名词用法。“集”进入到文献编撰语境中,并且“集”作量词多为名词临时转用,常与“卷”“册”混用,并非专职量词,至近现代才完全独立。核心场景主要在类书、丛书、总集、别集的分册、分卷单元,侧重“汇编单元”的计量。

(4) 孝武定乱,改谥曰文皇帝,庙号太祖,有集十卷。(《孝武帝(一)·全刘宋文》)

(5) 《弘明集》十二,谯王与张新安论孔释书。(《弘明集》十二,谯王与张新安论孔释书)

在共时层面,“集”的使用早已突破传统的实体范畴,延伸到电视剧集(时间范畴)、数据集(信息范畴)、技能集锦(商业文化范畴)等多个抽象领域,形成了一套彼此关联的多元语义网络。

(6) 电视剧不让插播广告了,于是有的电视台就把一集电视剧拆成n集,中间播广告!!今天上午看个《国色天香》,差点没急死!

(7) 这个数据集涵盖了近十年的气象观测数据。

(8) 春晚的歌舞集锦是每年的收视热点。

现有研究对“集”的研究都是置身于汉语量词的整体研究框架中的,是量词系统中的边缘成员,相较于“个”“只”等高频通用量词,“集”的使用范围窄,频次低。因此以往的研究既缺少对其从动词到量词完整范畴化路径的系统梳理,对语义扩展背后认知机制的阐释也不够深入。

基于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两个核心研究方向:一是量词“集”的语义范畴如何从动词本义逐步扩展而来;二是这一扩展过程依托的认知机制与动因是什么。本文将围绕“扩展过程”与“认知动因”两大核心,结合认知语言学相关理论,构建完整的分析框架,以此厘清“集”语义范畴化的内在逻辑。

3. 核心理论

原型是范畴内的典型代表,是人们对世界进行范畴化的认知参照点,人们不可能完全客观地认识外部世界,隶属于同一个范畴的各成员之间不存在共享所有特征的现象,充分必要条件不能很好地说明它们,这些成员只具有家族相似性,特征不是二分的,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范畴内的成员地位不相等[4]。原型作为范畴内最具代表性的成员,具备范畴的核心特征,是语义扩展的基准;边缘成员则在核心特征上存在部分调整,体现范畴的灵活性。对于量词“集”而言,其范畴化过程正是以原型为起点,逐步向边缘领域扩展。

意象图式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类的身体经验,意象图式是基于身体感知形成的抽象认知结构,具有体验性、想象性、抽象性、心智性、动态性等特征,它对于建构范畴、形成概念、分析隐喻、理解意义、

进行推理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5]。与“集”语义演变密切相关的意象图式主要包括三类：容器图式，以“边界-内部-外部”为核心结构，对应“多成分在同一边界内聚集”的认知；部分-整体图式，体现“多个部分构成统一整体”的逻辑关系；链接图式，强调成分间通过内在关联形成整体。这三类图式相互支撑，构成了“集”语义扩展的认知基础。

概念隐喻与转喻是语义扩展的核心认知机制。隐喻能够使我们用比较熟悉具体的概念去理解抽象的难以直接理解的概念，其方式就是把源域的结构映射到目标域上，这样的映射是在两个不同的认知域之间实现的，其基础就是经验[6]。概念转喻则基于域内关联，通过事物的某一特征或部分指代整体、动作指代结果等，实现语义的引申。“集”的语义扩展既依赖隐喻的跨域映射，如空间域向时间域、信息域映射，也借助转喻的域内关联，如动作向实体的转化，二者共同推动范畴边界的拓展。

4. 原型的确立：从动词“聚集”到量词“集体”

4.1. 动词“集”的意象图式本源

“集”的本义是“鸟在空中聚集”的具体经验域，是人类可直接感知的身体经验，为意象图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这一动作本身蕴含双重意象图式雏形，构成了“集”语义扩展的核心认知基因。

1) 整体图式。“群鸟”意味着多个独立个体，而“在木上”则实现了个体向群体的汇聚，形成“多成分→整体”的认知逻辑，个体的独立性被弱化，群体的整体性被凸显，如图1所示，这一图式为后续“集”表达“多成分集体”语义提供了基础。

2) 容器图式。树木作为鸟群的栖所，形成了天然的空间边界，将分散的鸟群容纳其中，构成“边界(树木)-内部(鸟群)”的容器结构，这时候的“容器”虽然是实实在在的树木，但已经悄悄埋下了“空间边界”这个认知的引子，如图1所示。

《诗经·唐风·鸛羽》中“肃肃鸛羽，集于苞栩”，描述鸛鸟聚集在柞树上的场景，明确呈现了“个体-空间-聚集”的语义结构，与本义中的意象图式完全契合。随着语言使用的发展，“集”的动作对象逐步从鸟类扩展至其他动物、人类，但其核心的“聚集”语义与意象图式始终得以保留，为后续量词用法的形成提供了认知支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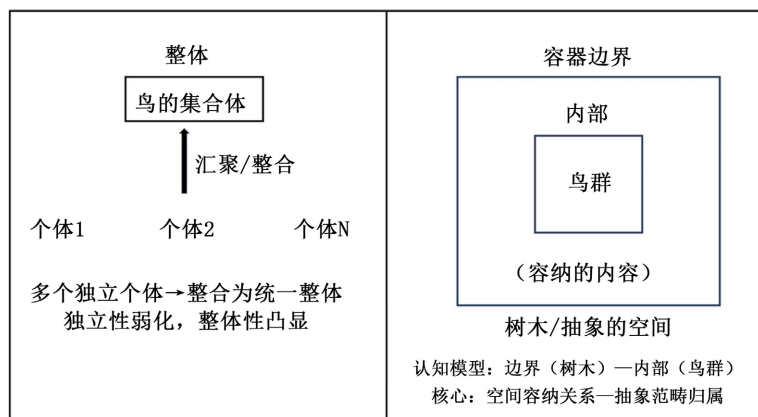


Figure 1. The image schema of the verb “ji”

图1. 动词“集”的意象图式

4.2. 名词化与原型量词用法的形成

“集”从动词向名词的转化，是其语义范畴化的关键一步，这一过程依托转喻机制(结果代动作)实现，

最终形成具备三大核心特征的原型量词用法。

“集”抽象化引申为人或事物聚集的地方，已开始向“聚集的结果”引申，至汉代，“文集”“诗集”等用法逐渐普及，标志着名词化用法的成熟。

从认知机制来看，“集”作为动词时，表达“收集、聚集”的动作过程，而当这一动作反复出现，动作的结果—聚集而成的实体—成为交流的核心时，人们便自然地用表示动作的“集”代指动作结果，形成转喻映射。例如“文集”，最初为“收集文章”的动作，后逐步代指“收集而成的文章集合体”，实现了从动作到实体的语义跨越，进而衍生出量词用法，如“一集诗文”（出自《全唐文》），此时“集”已具备计量集合体的功能，原型量词用法初步形成。原型量词用法的核心特征的固化，与意象图式特征密切相关。

一、多成分特征。基于部分—整体图式，“集”所计量的对象必然由多个子成分构成，如“文集”由多篇文章组成，“邮票集”由多枚邮票构成。

二、统一性特征。依托链接图式，子成分通过内在关联形成整体，如“诗集”以作者、主题为统一纽带，“邮票集”以题材、发行年份为关联逻辑，无内在关联的零散个体无法用“集”计量；

三、空间容器性特征。延续容器图式，“集”所计量的实体需依托物理容器存在，如书籍、册页作为文集、诗集的物理载体，邮票册作为“邮票集”的容器，形成“容器—集合体”的对应关系。

因此以上是“集”范畴的认知原型，这一原型源于动词“集”的本义意象图式，通过转喻机制实现名词化，最终固化为三大核心特征。三大特征与意象图式相互绑定，构成了“集”语义扩展的认知基点，后续所有扩展路径均以原型为基准，通过意象图式的继承、转化与抽象化实现，既保持了语义范畴的连贯性，又体现了范畴的灵活性。

5. 范畴的放射状扩展：路径与认知机制

在范畴内的不同成员之间以“家族相似性”的方式分布，放射状地分布在范畴成员共有的属性特征的周围，构成了一个彼此交织的特征网络[7]。“集”的语义范畴并非局限于物理集合体原型，而是以原型为中心，呈放射状向抽象域逐步扩展，扩展过程既保留核心图式结构，也调整具体特征以适配目标域，隐喻与转喻机制贯穿始终，推动语义从具体向抽象跨越。

5.1. 扩展路径一：从物理空间容器到时间容器

随着语言表达需求多样化，“集”的语义从物理空间域扩展至时间域，形成“电视剧集”、“节目第3集”等新用法，这一扩展依托“时间如空间”隐喻机制实现，核心是容器图式的跨域转化。此类用法最早出现于20世纪中期影视行业兴起后。

(9) 这部电视剧共30集，每集时长45分钟。（出自《中国电视报》1985年第12期）

(10) 纪录片《故宫》第5集聚焦清代宫廷生活。（出自《人民日报》2005年第8版）

当前“集”已成为影视、广播等领域的通用用法，涵盖电视剧、纪录片、广播剧等多种叙事类内容。从语义逻辑来看，此类用法中“集”的核心功能的是计量“有边界的时间单元”，与原型的物理容器形成跨域对应。

认知机制层面，Lakoff和Johnson(1980)指出，时间是通过空间概念化的[8]。我们常把连续、无形又无法分割的时间，想象成可拆分、有边界、看得见的空间线段。这种认知方式源于人的身体经验：空间是能直接感知的具体存在，时间却很抽象，用熟悉的空間经验去理解时间，也符合认知上的经济高效原则。从意象图式来看，物理容器图式能转为“时间单元容器图式”。原来的物理边界，像书籍、册页，分

别对应时间边界(每集的起止时间),如此一来,每一“集”便成了独立的概念容器,承载特定时长的叙事内容。

在特征演变上,三大核心特征呈现继承与调整并存的态势:多成分特征被保留,子成分从文章、邮票这类物理实体,转变为情节片段、镜头、台词等抽象叙事单元。比如一集电视剧包含多个情节片段与若干镜头,共同构成完整的单元内容;统一性特征依旧延续,依托链接图式,子成分以叙事主线和主题为纽带,保障单集内容的连贯。比如每集电视剧都围绕核心剧情展开,做到主题统一、逻辑通顺;空间性特征则发生虚化调整,从原型的物理空间转为时间序列位置。比如“第2集”不指代物理容器,而是叙事序列里的固定时间位置,空间边界也随之变为时间边界。“集”的原型特征与意象图式通过隐喻映射实现跨域扩展,成为计量时间或叙事单元的专用量词。

5.2. 扩展路径二:从实物集合体到信息数据集合体

进入信息时代,“集”的语义进一步向抽象信息域扩展,形成“数据集”“字符集”“知识集”等用法,这一扩展依托“信息如物体”“心智如容器”双重隐喻机制,核心是意象图式的抽象化。

(11) 该数据集包含 10 万条用户行为数据,涵盖三年时间跨度。(出自《计算机工程与应用》2020 年第 15 期)

(12) Unicode 字符集涵盖全球绝大多数语言的字符编码。(出自《信息技术与标准化》2018 年第 7 期)

(13) 这份知识集整合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核心理论与应用案例。(出自《中国人工智能学报》2022 年第 3 期)

此时应用场景集中于计算机、信息科技、学术研究等领域。此类用法中,“集”所计量的对象已完全脱离物理实体,成为抽象的信息、数据或知识单元。

从认知机制来看,“信息如物体”的隐喻,是将抽象的信息与数据概念化为可收集、存储、整理的物理实体,使人类得以依托对实物的认知经验,去处理无形的抽象信息;而“心智如容器”的隐喻,则是将人的认知系统视作容纳各类内容的容器,信息与数据这些被具象化的“物体”,便被收纳于这一容器之中,由此形成“收集-存储-整合”的完整认知逻辑。这两类隐喻相互配合、协同作用,推动着“集”的语义范畴,从指代实物集合体,逐步拓展至指代信息集合体。

对应到意象图式层面,容器图式彻底摆脱了物理空间的束缚,演变为逻辑范畴容器或数据存储单元,其边界也从物理意义上的界限,转化为编码规则、格式标准、主题范围等逻辑边界;部分-整体图式与链接图式则保留了核心结构,通过适应性调整,满足了信息领域的语义表达需求。

在特征演变维度,“集”的三大核心特征呈现出高度抽象化与泛化的发展趋势。多成分特征表现为抽象的信息子单元,例如“数据集”由多条数据记录构成,“字符集”由多个字符编码构成,子成分的抽象属性取代了原型所具有的物理属性;统一性特征进一步泛化,维系集合的纽带从原型的实体内在关联,转变为信息领域的逻辑关联。空间容器性特征,其已完全脱离物理载体的束缚,转化为虚拟的逻辑容器。数据库、存储文件这类载体虽无实体形态,却可作为信息集合体的虚拟容器,依旧承载着“容纳”与“边界”的核心内涵,延续了容器图式的本质属性。

这种语义扩展的认知动因,是由于信息爆炸时代的认知需求。面对海量增长的信息与数据,人类需借助既有的集合概念与意象图式,对零散杂乱的抽象信息进行高效的范畴化、存储与管理,从而降低认知负荷。“集”的原型特征与意象图式恰好提供了适配的认知工具,通过隐喻机制实现语义的抽象化演进,最终成为信息领域的专用词汇这一过程,充分体现了语言语义发展与社会认知需求的协同共进。

5.3. 扩展路径三:扩展到商业与文化的包装单元

“集”的语义范畴进一步向商业、文化领域延伸,形成“优惠集”“技能集锦”“名场面集锦”“表

情包合集”等用法，此类用法处于范畴边缘，依托转喻机制形式代功能实现，体现了语言使用者的主观性介入，是语义范畴灵活性的典型体现。使用场景分布在商业营销、文化传播、网络社交等多个场景，此类用法中，“集”的核心功能并非计量单纯的集合体，而是通过“集合”形式，赋予对象“整合、精选、价值提升”的附加含义。

- (14) 超市推出节日优惠集，包含5张折扣券与2份赠品。(出自《本地晚报》2023年第10期)
- (15) 这份技能集锦整合了职场沟通、办公软件等核心技能。(出自职场培训平台文案)
- (16) 网友整理的影视名场面集锦，播放量突破百万。(出自短视频平台数据报告)
- (17) 这组表情包含集涵盖搞笑、治愈等多种风格。(出自社交软件动态)

从认知机制来看，这里的核⼼是转喻映射中的“形式代功能”，“集”所具有的“多成分聚集”这一形式，被用来指代“打包销售、精选推荐、整合传播”的核⼼功能。对⽤到意象图式，便呈现出“特征凸显与弱化并存”的态势：容器图式被高度凸显，无论是承载优惠券的实体包装、收纳文化内容的视频文件，还是归集表情包的虚拟文件夹，都构成了清晰的“容器-集合体”对应关系，边界感十分明确；部分-整体图式则延续保留，各类子成分，比如折扣券、技能知识点、名场面片段、表情包素材，共同构成了集合的整体；而链接图式则相对弱化，集合的统一性不再依赖于成分之间的内在语义关联，而是源于外部的关联。就像“优惠集”的统一性来自促销的目的，“表情包合集”的统一性来自风格的分类，即便是零散且无内在语义关联的个体，也能通过人为整合，形成一个完整的“集”。

这种语义扩展的认知动因，来自语言使用者的主观性表达需求。在商业营销场景中，“集”的用法能够赋予商品“整合性、稀缺性”的积极属性，以此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在文化传播与网络社交场景中，“集”的用法又能凸显内容的“精选性、完整性”，从而提升传播效果。语言使用者通过对“集”的语义特征进行主观调整，使其适配不同特定场景的表达需求，这不仅进一步拓展了“集”的语义范畴边界，更直观体现出语义演变的主观性与灵活性。

“集”的语义扩展呈现清晰的“从具体到抽象、从核⼼到边缘”的规律，三条扩展路径分别对应不同的认知需求与语义域，隐喻与转喻机制作为核⼼驱动，推动语义不断跨越边界，如图2。意象图式的继承与转化是语义连贯的关键，无论扩展至哪个领域，容器图式、部分-整体图式的核⼼结构始终得以保留，仅根据目标域特征调整具体内涵；三大核⼼特征的继承与泛化、弱化，确保了范畴的稳定性与灵活性。三条路径相互补充，共同构建起“集”的放射状语义范畴网络，完整呈现了语义范畴化的动态过程，体现了语义扩展与人类认知策略、社会需求的高度适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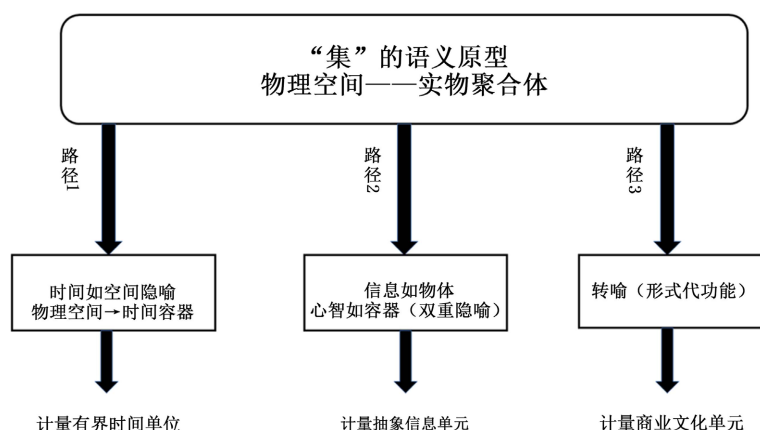


Figure 2. The semantic extension path of the Chinese classifier “ji”
图2. “集”的语义扩展路径

6. 结论

本文通过系统分析，理清了量词“集”的完整语义范畴化路径，揭示了背后的认知机制与动因，核心研究发现如下：量词“集”的语义原型为“具备多成分、统一性、空间容器性三大特征的物理集合体”，这一原型源于动词“集”的“群鸟栖木”的本义，通过转喻机制-结果代动作-实现名词化，固化核心特征与意象图式，构成语义扩展的认知基点。

“集”的语义范畴以原型为中心，呈放射状形成三条扩展路径：一是依托“时间如空间”隐喻，从物理空间容器扩展至时间容器，计量有界时间单元；二是依托“信息如物体”、“心智如容器”双重隐喻，从实物集合体扩展至信息数据集合体，计量抽象信息单元；三是依托转喻机制中“形式代功能”，向商业文化域边缘扩展。

容器图式、部分-整体图式、链接图式构成语义扩展的核心纽带，隐喻与转喻是核心驱动机制，三大原型特征在扩展中呈现“继承与调整并存”的态势。这一过程的根本认知动因是人类“以具体空间经验理解抽象概念”的普遍认知策略，语义扩展始终与人类认知需求、社会发展，如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协同适配，形成完整、连贯的语义范畴网络。

参考文献

- [1] 杨瑛. 汉语量词加工的神经机制[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22.
- [2] 惠红军. 汉语量词的认知类型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4.
- [3] 宗守云. 汉语量词的认知研究[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2.
- [4] 语言学名词审定委员会. 语言学名词[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54.
- [5]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6] 张克定, 文旭. 中国认知语言学前沿丛书 隐喻性空间关系构式的认知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3.
- [7] 文旭, 杨坤. 中国认知语言学前沿丛书 认知语言学关键概念[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4.
- [8]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